

儿女的关心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



柳堡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了罪犯的犯罪过程及其在狱服刑改造的基本情况,在平凡的讲述中,让人们了解监狱、对罪犯在狱中的生活和有关活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进而对人们进行法制教育和规诫警示,劝告人们远离犯罪;同时,亦可让善良的人们认识形形色色的犯罪,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尽可能地免遭伤害,把犯罪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最小。

上期回顾

汪玉生原是一家商场柜台的负责人,老伴前几年去世了,儿女都已经成家。看上去老实本分的他,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强奸、猥亵了七个幼女。进了监狱后,子女都不认他了,监狱里的其他人也欺负他。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他用早已准备好的磨得很锋利的刀片向手腕上割去。

纪实文学

汪玉生当上了“园艺工人”

2001年的国庆节既不非常热闹,也不十分冷清。七天的长假,使得原本忙碌的人们终于有了一个休闲的时间,串亲戚的,逛公园的,聚会的,旅游的,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时光。

监狱则另是一番景象。虽然犯人们也可以歇上几天,但是管教民警却是“加强期”。越是这样的节假日,他们越是不能懈怠。为了淡化罪犯思念亲人、怀念家乡的情绪,他们想方设法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节假日的监狱,倒是喜庆气氛很浓的一方天地。

汪玉生则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大早,他就把各色鲜花排放在集训队的大门口,虽然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却也姹紫嫣红,很显妖娆。这时候,他正在给门前的两排树剪枝打杈。他也很会照顾自己,坐在一个小凳上,剪几下,看看,再剪几下,再瞧瞧,然后把小方凳朝前挪一挪,他则站在原地前后打量一下,补修上几剪刀,然后又坐到小方凳上继续干活。他的动作不紧不慢,颇为娴熟,真像一个老园艺工人。

他工作得很专注、很投入。我走到他旁边站了好一会,他才蓦地一惊,赶紧站了起来。他的皮肤确实很白,而且比较细。刚刚过去的夏天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记。他的气色很好,头发也和其他犯人一样剃得光光的,但从那短短的发茬来看,还是黑多白少。仲秋的艳阳照耀着他,把那张白脸染上了一点红色。

孩子们来探望关在监狱里的父亲

旧事重提,汪玉生有点伤

感,又比较激动。他说:是政府干部挽救了我,是他们帮我找回了这条老命。说老实话,吃了官司,蹲了监狱,是我罪有应得。到里面吃了那么多苦,我都撑下来了,这是报应嘛,应该受的。但是那些人,那些小年轻的,他们玩你,他们把你不当人,你还没有办法。抗,抗不动;躲,躲不了。那时,我也不敢向干部报告,生怕问题没解决,反而遭到更可怕的报复。那种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再想想,自己做了这种丑事,儿子女儿都不认我了,现在我又受这个罪,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瞒你说,就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想的还是一个“死”字。

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一天,我午觉还没醒,突然感到有人推我。我一睁眼,是管教干部老朱,他说:有人来看你了。我一看,一下子愣住了,天哪,是我的女儿。她几步跨到我的面前,把拎在手上的水果等东西往旁边一放,坐在我的床边说:爸爸,你这是怎么啦?眼泪就扑簌簌落了下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涌出了眼眶。不知什么时候,老朱已经悄悄地退出去了,并把同病房的住院犯人也叫了出去。

从和女儿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五一劳动节前,监狱就给我的儿子女儿去信、打电话,通知他们来接见。节后,他们又多次派人找我的儿子女儿做工作,要他们来监狱看看我。实在忙得走不开,写封信也行。但我的儿子女儿都没做反应。我自杀的事发生后,教导员亲自带人找到我的女儿。他对我女儿女婿说:老汪出了这种事,你们做儿女的觉得丢人,面子上下不去,这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外人就想问一句,你们做儿女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平时

对他关心得够吗,你们对他能像他对你们小时候一样尽心尽力吗?说一千道一万,他还是你们的爹,是生你养你的父亲。他现在犯了罪,法律都没有判他死刑,你们怎能抛弃他不管呢,那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

女儿看过我之后,儿子也来看看我了。我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回到人监队以后,钟海平、阮军他们又在全体犯人大会上当面向我检讨道歉,请我原谅。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了。我是一个罪人,害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家庭,以前只想自己,从来没有很好地去想想别人的痛苦。现在,从自己的身上,我开始体会到别人的痛苦,我更加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我不能死,死了就是拒不认罪,不想悔罪,也辜负了政府干部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后来,监狱又专门让我到医院做检查,还让我到心理咨询室进行心理治疗。真的,现在我不仅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认清了这罪行造成的危害,而且也知道了自己罪行的生理原因和心理原因。那些孩子家长骂我老畜生,我也知道我这些是畜生行为,甚至比畜生还不如,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现在我懂了,但是迟了。我现在也没有别的想头,就是好好改造,好好赎罪。

我问:你对阮军、钟海平他们还恨不恨呢?

原来很恨,现在不恨了。他们也是想找点刺激,寻点开心吧。

那他们不恨你吗,没有再找你麻烦吗?

这我不知道。他们都走了,被分到别的监狱去了。我们一个组的就陈飞龙留下来喊口令。其他人都不在人监队了。

严管队专管害群之马

于是,我又到了人监队的办公室,找到负责内勤的小李,问他阮军被分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是在二监区。他又问我找阮军干什么。我说采访一下,跟他谈谈。

小李说:那你不要去了,阮军就在这里。

阮军是在严管队。监狱里犯人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老老实实,比较听话,叫干啥就干啥;有的头脑很活,比较刁滑,见风使舵;有的比较顽劣,不把监规当回事。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架势。而我国的监狱里是严禁打骂体罚犯人的。对付这后一种人,应该怎么办呢。

每个监狱就因此成立一个严管队,对那些不服管教的害群之马严加管教。这个严管队,往往由人监集训队代为管理。

被严管的犯人,其行为将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每天进行队列训练,吃饭、学习、休息都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另外还有静默思过和面壁思过。也就是大家集中学习《罪犯行为规范》之后,每个人静静地思考,哪些地方违背了监规监纪;或者是面对墙壁,思考自己的过失,这种方法我们的古人也多有采用。

不过,也有人的劣根性极深且固,真属于花岗岩头脑无法点化。你叫他思过,他也和众人一道闭目,但他并未思过,不知道脑袋里在想什么,有的甚至睡着了打起呼噜,拖下尺把长的涎水。这倒也罢了。更有甚者,在严管期间仍然恶习不改,照样犯错。对付这种家伙,只好关他禁闭。

阮军这会儿正在禁闭室里。

麦涛在走廊上听到501房里传来玻璃破碎声



艾西恩著
接力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宁静。夜晚。几位年轻女性先后倒了下去。凶手线索:一个健壮的身影。一根结实的绳索。除此之外,案发现场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线索——除了几张老旧的生活照片。在那几张仅有的线索照片上,除了受害者,还有一个化名肖影的女孩。她是谁?她是凶手?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公安局刘队长和他的助手麦涛一筹莫展。赛斯·沃勒一回国即卷入这连环案。这个美国军方的华裔特工回国后的另一个身份是协助警方破案的职业侦探。赛斯凭借着其全新的法医学及犯罪心理学理念,将案件剥皮抽筋,逐层推进。随着调查的深入,赛斯发现了一系列他想都不敢想的秘密……

悬疑小说

麦涛的生活

1999年6月10日。中国,北京。进入初夏,老天却还是蛮温柔的。麦涛的餐桌上摆着四盘时令小菜:酸辣黄瓜、凉拌苦瓜、盐水毛豆、蚝油生菜。

尽管菜肴合乎时宜,麦涛却没什么胃口,只伴着冰凉的啤酒,把那一盘毛豆吃了个精光,就再也提不起兴致。直到眼前的空酒瓶增加到七个,他看看手表,已是下午五点了,便站起身,结了账。下午的自斟自饮,带来的是清静,然而毕竟一会儿还有课,总不能满嘴酒气地对着学生们胡言乱语吧。他撕块口香糖塞进嘴里,差点儿合着牛奶囫圇地咽下。

麦涛一米七八的个头,长得很是健壮,结实的肩膀撑得牛仔衬衫向外鼓起,活像安了两个保龄球。此刻,他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伸手抓挠中午刚刚烫好的头发,目光散乱地随意眺望。

不远处的校门口,乱哄哄的,学生们大多下了课,成双成群吵吵闹闹地进进出出。麦涛又转眼去看随风轻摆的柳条,一种空荡荡无所适从的感觉油然而生。

过了五分钟,他捻灭烟头,顺手将空盒抛进商店门口的垃圾筐里,然后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尘土,向校门走去。

睡觉……起床……讲课……回家……为警方分析案情……睡觉……起床……分析,这就是充实的人生么?麦涛忽然想起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朋友来,那家伙……现在正在干什么呢?

教学楼七层走廊的两侧,挂满了心理学大师的巨幅画像,从弗洛伊德到荣格,到斯金纳,再到中国的林传鼎……一副副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容。麦涛从学生

时代就看够了这堆面孔,自然毫无新鲜感地一路走过,在尽头推开办公室的房门。

“回来啦。”办公室的同事说道,“刚才有个电话找你。”

“是吗?”麦涛含糊地应和着,随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是啊,我叫她给你打手机了,她没打吗?”

“没有,至少我没听见……”麦涛有心问问是男是女,却又懒得开口。同事见状也就不再说什么。麦涛感到心烦意乱,便懒洋洋地趴在桌上。这一趴,眼皮和眼珠竟然就粘连在一块儿,动弹不得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桌上的电话忽然响起个没完。同事走进来拿起话筒。“麦老师,你的电话。”同事接着压低了声音,“还是刚才那个女的。”

“哦……”麦涛极不情愿地接过了话筒,一边揉揉困倦的双眼,“对……嗯……今天……不,今天不成……我还有课呢……对,有课……”他忽然清醒过来,抬头看看墙上的吊钟,“不行,不跟你说了,我都睡过了。好吧,就这样,再联系。”

“怎么?麦老师交女朋友了?”同事打趣地问道。

“得了,得了,您就别拿我开涮了,我像有女朋友的人吗?”他随手扒拉出要用到的几本教科书,夹在腋下。趁这个工夫,同事好奇地打量起他的脸。那是一张称得上英俊的脸孔:五官清朗,轮廓分明,眉眼颇长,很有力度,鼻子长而挺拔,唯有那一张小嘴,算是唯一的遗憾,倒也为他平添了几分秀气。

“您干吗这么盯着我?”麦涛有些莫名其妙地问。

“不,没什么。”同事有些尴尬,轻笑了几声算是遮掩过去。

麦涛也不深究,“您坐着,

我上课去了,都迟到了。”说完便推门走了出去。

一进楼道,他立刻看到课代表正向这边走来。那是一个挺娇小的南方女孩,说话稍微带着些软软的口音:“哎呀,麦老师,大家都等着您呢,叫我过来看看。”

“啊,”麦涛随意地点点头,“其实你们巴不得我不来呢,这样晚上就能出去玩啦。对了,还有,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嘛,不要‘卖老师’、‘卖老师’的叫,多难听啊!”

“可您毕竟是老师嘛,”女孩分辨道,“我们怎么敢直呼其名呢?另外,您讲课可是最有趣的,我们都很喜欢。”

“对了,麦……老师,”她忽然说道,“您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有趣的案例呢?都是因为经常帮警察分析案件吗?”

“不,”他犹豫了一下,“也不全是,我有个朋友,算得上是破案专家了,从他那儿得到的故事反而更多一些。”

“他也是警察吗?”

“不,那家伙在美国,不知道干些什么。”那家伙现在在做什么呢?这念头忽然又蹦了出来,麦涛不免有些奇怪。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他出人意料地回头看了对面墙上挂着的华生的画像,发觉那平面里的眼睛,似乎正在盯着自己,有些意味深长……

讲课……回家……为警方分析案情……睡觉……起床……又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了。当然,麦涛此时不可能意识到,今晚,这种已经令他有些厌倦的生活习惯将被打破。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预期自己的将来一样……

麦涛被人打了一棍

课上到晚上七点四十分,夜

空才慢吞吞地拉下帷幕。远处枝条摆动,看得并不真切,倒是阵阵微风轻拂而至,四处弥漫着生长的气味,叫人心旷神怡。麦涛比平时更宽松些,倒不完全是被这天气影响,能摆脱那些纠缠不清的女孩子也是件很开心的事儿。

不知不觉中,他已走回到自己居住的老式楼群。麦涛一进门,就打算冲个澡,洗去一身的疲劳,然后再打开电脑,整理前几天堆积下来的东西。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敲门。

“妈的!”他小声骂了一句,却又不得不返身去开门。

进来的是隔壁的大婶,总是挤眉弄眼的,她告诉麦涛,这个月的水电费什么的,轮到她来收了。水费……电费……哎呀,好不容易迎来的周末,眼看又要泡汤啦……他看看挂钟,嗯,还好,才刚刚八点。这麻烦事就不要拖到明天了!他重新把衣扣系好,晃悠悠地走上楼梯。

在这栋建筑的顶层,也就是五楼,他站在楼道口想了想,从哪儿开始呢?就501吧,这一居室里住着个年轻姑娘,想来不会腻歪半天。

他走到501门口,抬手敲敲门。里面突然传来玻璃制品打碎的声音。

嗯?他有些奇怪,趴在房门上,仔细听了听,里面再没了动静。怎么回事,麦涛莫名其妙,又敲了敲,没人回应。他再次敲敲门,依然没人开门。也许那女孩在洗澡。

出师不利让麦涛觉得有些不快。他转过身,准备去502。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又听到501房间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向着门这边走来。这声音大概持续到门边,却又消失了。麦涛等

西方很多国家的监狱,对难以训服的犯人往往是禁闭于一间低矮的四面无窗的小铁房子里,就叫做“小房子”。我国监狱的禁闭室与国外不同,每个监狱也不完全一样。我们来看看阮军呆的这间禁闭室。房子很高,有两人多高。顶上是铁栅栏和玻璃窗,禁闭室中人的活动可以在这里尽收眼底。房子很小,一张三尺宽的床已挤占了大部分空间。近门处是一个窄窄的蹲坑式厕所,盥洗间也是这里了。门用很粗的钢筋焊接而成,齐胸处有一个加了锁的小窗,作为递饭送水之用。

我见到阮军的时候,他正蹲在那间窄小的厕所里,饶有兴趣地拦着一只不知名的小虫,不让它飞出去。那小虫就往高处飞,阮军光着下半身站起来也竟然没有拦住,只能又是失望又是羡慕地目送小虫钻出栅栏飞向远处。好一会儿,才遗憾地蹲下来。

严管队的指导员老张陪我来到囚禁阮军的那间禁闭室前。听到脚步声,阮军立刻换了一副神态。那架势,绝对不是蹲在厕所里,整个是正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品茗抽烟,浑身毛孔都快活地张开了似的。男子的隐秘之处随着他的抖动一隐一显有规律地表现着,便池里并没有任何排泄物,看来,这个昔日的强奸犯在在是穷极无聊,自己找乐子打发时光。

我强忍着内心的厌恶,问道:你叫阮军?

阮军眼睛微微一睁,下巴一扬,旋即又闭上眼睛,回复原状,身体不再晃动,像老僧入定。

老张沉声说:干部在问你话,快回答。

阮军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来:是。

对着方向问出一句“谁啊?”半天再没了动静。

奇妙的寒意,在胃里升腾起来,麦涛打了个寒颤。他把身体靠向那扇门,脸部凑近门上小小的监视孔。一瞬间,从屋里传出微弱光线的那个孔被挡住了,有什么人正在从里往外看。隐约中,麦涛觉得那是一个异样的眼珠,透过小孔,正在观察自己。那种眼神,似乎和傍晚楼道里华生画像中的眼神一样,盯着自己,叫他心寒而栗。

恐怖感袭上心头,麦涛告诫自己应该保持镇静,他可是经常跟随警方办案子的犯罪心理工作者,不该轻易吓破了胆。可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再用“一切正常”的想法来欺骗自己。

喘气以及心跳的声音,似乎都能用耳朵听见,麦涛靠着墙壁,思索对策。

501室,一定发生了什么,是小偷进来了吗?这恐怕是最乐观的解释,那么……

我一直幻想成为英雄,是的,我一直这么幻想,可眼下我能做些什么呢?破门而入吗?很明显这不太合适,万一并没有什么异常那该怎么解释……他的目光渐渐落到了旁边502的门牌上。

他冲过去敲502的门,不时回头看看这边。

大概十几秒过去,时间似乎凝结住了,502室也没有反应。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在做梦吗?还是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屠杀,为什么大家都……他被恐惧攫住了,丝毫没有注意到,501室的房门,一点一点地,从里面向外侧咣打开了。

“谁啊?都这么晚了?”502总算传来了说话声,麦涛一颗心这才算是沉了下来。他正想回话,却被一个棍棒猛地砸在后脑上。